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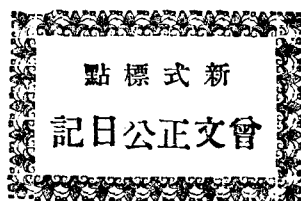
新文文化書社印行

新文文化書社
發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三月六版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標點者 抱恨生

校正者 何銘

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日記類鈔序目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鑒賞

新式標點曾文正公日記類鈔 序目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日記類鈔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啓原編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

（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

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握，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

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

，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孰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

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

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壬寅十一月）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

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繭，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輭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嘒嘒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

，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坐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懲忿當思屬纊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

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縣縣，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晬面盎背。（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

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甯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 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己未二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釀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

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眞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

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一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己未五月）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